

融化「雪糕」

盛夏炎熱時節，多個巨型融化「雪糕」裝置亮相浙江杭州街頭，成為獨特的街景「小品」。

中新社

市井萬象



巴洛克饗宴

最近頻頻想念疫情前意大利的夏日和深秋，正巧見到香港藝術館與意大利卡波迪蒙特博物館聯合籌備的《走進巴洛克》展覽，也可聊作慰藉。

今次展出的四十件藝術珍品從意大利遠道而來，均是首次在港展出。提香、艾爾·葛雷柯等大師名畫必定搶眼，更難得見到十七世紀巴洛克女畫家真蒂萊斯基（Artemisia Gentileschi, 1593-1652）的傳世佳作。女畫家在那個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年代執著探索藝術、追求理想的故事，至今仍常談常新。

「巴洛克」這詞，如今甚是流行。從餐廳到服飾，從戲院到書店，但凡復古些的藝術設計風格，似乎都能以此來形容。究竟「巴洛克」是怎樣的一種風格？最早，這個詞在意大利語中出現，形容某種誇張而刺激的表達，後來走出亞平寧半島，在整個歐洲流行開來，對法國和西班牙等國的藝術發展均產生深遠影響。具體在繪畫語境中談論，這種藝術風格的突出特點便是華麗與張揚。

與此前注重理性與邏輯的文



我常想，為何藝術史上眾多藝術流派和知名藝術家都與意大利有關呢？除了經濟發展和地緣等諸多有利條件外，意大利人天生浪漫且好奇的天性，或是他們在藝術世界成就頗豐的關鍵。去不到那不勒斯的日子，不如去藝術館看畫，一解相思。

◀艾爾·葛雷柯畫作《吹着餘燼的男孩》。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藝復興不同，巴洛克極盡繁複之能事，追求誇張、華麗與動感，對後來浪漫主義的興起與發展亦不乏推動。而在我看來，如果僅僅用繁華甚至浮誇來形容巴洛克藝術，恐怕有失偏頗，在彼時藝文蓬勃的時代背景下，巴洛克藝術家各展所長，靈感與創意匯集，終成繁盛，誠如今在展場內呈現的作品，儘管數量不多，卻各有特色，絕不雷同。

威尼斯畫派代表畫家提香的肖像畫，以及焦爾達諾與卡拉瓦諾的宗教題材作品，用筆精湛，值得近觀細味，另一幅讓我一見難忘的畫作，取材更日常些，是艾爾·葛雷柯《吹着餘燼的男孩》。這幅傳世名作並無宏大主題和繁雜構圖，畫中只有一位小男孩手持蠟燭點火，表情專注，甚是可愛。燭火明滅間，畫家將巴洛克風格推崇的動感及光影對照（前景的光亮與背景的深暗）表達得淋漓盡致，而畫家以普通民眾而非王室貴族入畫的探索，為後世眾多藝術家承繼，儼然藝術走向民眾、走入日常的重要節點。

莫道君行早

東方破曉，窗外的天開始亮了起來。今年南方的夏天特別酷熱，趁着太陽初升，每天一早我都牽着家裏的老狗出去散步。這時，小區裏的人不多，但早起散步的人還真不少。不時可見一、兩個年輕人從身邊跑過，那矯健的身姿，輕快的步履，散發着青春的氣息。早晨行走在小區的綠蔭之中，依稀可見在樹葉尖上，有的還掛着晶瑩的露珠。而那些剛吸收了露水的花朵，張開五彩的笑臉，迎接新的一天的開始。

很多人都喜歡跑步，尤其是在早上晨跑。晨跑除了能強身健體，更可使人心曠神怡。最早的空氣清新，在花叢樹木多的地方還可聞到淡淡的花香。在年輕時，我也喜歡晨跑。記得在中學時候，從初一開始，十幾個同學就相約結伴晨跑。每天早晨五點半，我們就起床開始跑步，途經幾個集合點，一隊年輕人踩着青春的步伐，行進在馬路上，跑到西湖公園裏轉一圈，然後回家。一天復一天，很快從夏天、秋天到了冬天。慢慢地這支隊伍越來越短，從十幾到八個，又到六個、四個、三個，接近春節



人生在線
姚文冬

「隔輩親」，是中華傳統文化中被廣泛認可的親情現象。究其原因，應是基於血緣的天然親情，親就是親，需要有什麼理由呢。近來有一種觀點則認為，哪有什麼隔輩親？對隔輩人的愛，無非是因對撫育兒女時產生的愧疚、遺憾的一種補償行為，如物質供養、教育、陪伴等方面的欠缺。

做父母時，正值人生關鍵，我們往往顧及不到兒女的成長、忽略他們的需求、特別是心靈呵護，或者因為沒有經驗，未能有效釋放父愛、母愛，當升級為祖輩，有閒、有錢、有機會了，就會把這份補償一股腦地給予隔輩人，在祖輩的眼裏，孫輩恰如兒女的童年再現。

我也目睹過父母對我兒子的百般順從，甚至溺愛，無論這個小傢伙怎樣，他

隔輩親

都是可愛的。而我呢，對他則偏於嚴苛。比如，他四歲時執拗的不願理髮，爺爺奶奶束手無措，只好求助於我，我便武斷地逼迫他去理髮；五歲讓他獨居一室，鍛煉獨處能力和膽量，不考慮他的心理壓力；考試成績滑坡，讓他罰站到腿軟。此外，當年因物質條件差，在吃穿方面也對他多有虧欠。所以我就想過，等我有了隔輩人，一定要去糾正這種嚴苛，從各方面予以補償。

但我又發現，「隔輩親」並沒有取代父母對兒女的愛。我是從母親的一個習慣中體會到的——經常的，她在呼喚她孫子的時候，嘴裏卻喊出了我的名字。這個發現讓我吃驚，也心酸。原來，母親對我的愛根深蒂固。從其他方面比較，父母盼我回家似乎比盼孫子更甚；似乎更關心我的事業、生活，特別是健康。而對他們的孫子，他們所求的，似乎也只是見面之喜，只要能見到孫子就很開心。

可見，父母對兒女的愛，不會因為隔

輩人的出現而改變和減弱。

兒女就如同父母栽下的一棵樹，而孫輩是樹上的花朵和果實。所謂「隔輩親」，恰似他們對花朵和果實的喜愛，但他們從未放棄對根的關愛和滋養，只是這種愛是低調、矜持的。

我也將有隔輩人了，我設想了一百種寵愛他的方式。但我清楚，兒子在我心中的分量依然是第一位的，在三代人中，他所承受的壓力，包括工作、社會、家庭的，都是最重的，他的種種不易，永遠是我無法釋懷的牽掛。

萬物有靈



英倫漫話
江恒

去年以來，英劇《萬物生靈》（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）在全球熱播，這個講述英國小鎮瑣碎日常的劇集，雖情節平淡無奇，卻贏盡口碑，曾創下英國五年收視紀錄，皆因該劇溫情之中治癒人心。

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，英國社會以機器取代畜力的風潮方興未艾，主人公詹姆斯卻偏偏立志當一名獸醫，可在他父親眼中「獸醫已無用武之地」，就在父子僵持之際，詹姆斯收到來自約克郡達羅比鎮的一份面試邀請。該小鎮當時遠離塵囂，到處是綠色的原野，一派田園牧歌，家畜在當地不僅是農戶們賴以生存的生產工具，更是他們的家庭成員，這正是詹姆斯心中的桃花源，他欣然赴約。

然而應聘之路並不平坦，經過諸多波折，詹姆斯通過自己的專業技術和堅韌不拔的毅力獲得認可，最終如願以償成為正式獸醫。一邊是詹姆斯穿梭在鄉村之間為家畜和狗貓等寵物看病，一邊是滿懷焦慮、翹首企盼等待他到來的村民，於是一幅充滿生活煙火氣息的大幕徐徐拉開。詹姆斯和村民經歷了一段又一段難忘的故事，當中有歡笑，也有淚水，更多的是溫馨和質樸，人和動物都充滿靈性，處處散發着生命的光輝，讓人春風拂面，心曠神怡。就像劇中對小鎮生活所描述的那樣：「每天都有新鮮面孔出生，也有熟悉的臉龐消逝，生命在潮汐間探出無數雙眼睛仰望天際，在最艱難的歲月裏依然有喘息聲守候着明天的降臨。」一切恰如該劇的英文原名——《萬物既偉大又渺小》。

《萬物既偉大又渺小》是英國國寶級獸醫作家詹姆斯·赫里奧特的同名自傳體小說，也是他「萬物系列」之一，該書自問世以來風靡歐美半個世紀，多次登上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榜單，並曾數次被改編或翻拍成影視作品，可謂好評如潮。英劇《萬物生靈》的成功之處，就在於忠實地還原了作者赫里奧特細膩風趣、充滿真情的文字，令原著中鄉間怡人的風景如畫卷一般展現現在觀眾眼前，幾乎隔着熒幕都能聞到綠草的清香。同時，劇中雖涉及了許多生生死死



▲英劇《萬物生靈》（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）劇照

和悲歡離合，但和小說一樣從未提過人如何漸漸地筋疲力盡，以及絕望是什麼滋味，而是探討人與動物、人與人之間的情感，很多時候明明不捨又要故作釋然，保持一份從容和優雅，這正是劇集的最大魅力。

小說受到歡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，是主人公詹姆斯對動物發自內心的熱愛，他為當獸醫雖經歷坎坷，走過彎路，卻始終不曾放棄，而這恰是作者赫里奧特的真實寫照。儘管赫里奧特作為聞名歐美的作家已功成名就，但他仍選擇駐守約克郡，為了治癒動物付出一生的時間。對於外面花花世界的誘惑，他這樣回應：「那不是我的世界，那裏也不會有我的快樂。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棄當獸醫，因為我實在太喜歡動物了！」

赫里奧特的作品有理由引起共鳴，因為英國人自詡世界上最喜歡寵物的民族之一。據寵物食品製造商協會（PFMA）的統計，截止去年有近百分之六十的英國家庭擁有寵物，其中狗和貓排名前兩位，總數多達二千四百萬隻。最為人熟知的莫過英國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最為鍾愛的柯基犬，以及駐守唐寧街十號首相府十逾年的「首席捕鼠大臣」拉里貓，迄今牠已經歷了三任首相，並見過多位國際領袖，在這些人當中牠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最不爽，據說特朗普訪英時小貓甚至在牠的車頂睡大覺。

作家老舍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旅居英國期間，曾在《英國人與貓狗——萬物之靈的朋友》中描寫了他對英國寵物文化的觀察，他寫道：「英國人的愛動

物，真可以說是普遍的。你聽英國人們去說狗的故事，比人類的歷史還熱鬧有趣。」此外英國人對馬也情有獨鍾，「他們平常總是拉着長臉，像頂着一腦門子官司。」「但他們看見一匹馬就彷彿外婆看見外孫子似的，眼中能笑出一朵花兒來。」

事實的確如此，獵犬和戰馬曾經是英國貴族男性的標配，如今在民眾心中仍佔有顯著地位。作家邁克爾·莫普格所著的暢銷兒童文學作品《戰馬》在英國家喻戶曉，後被美國導演史蒂芬·斯皮爾伯格改編成《雷霆戰駒》搬上銀幕，講述的就是人與馬建立起來的相知相惜之情。英女王也是馬迷，她在四歲時便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匹小馬，現在每年的皇家賽馬會（Ascot），她必定親臨。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曾在紀錄片《女王：激情愛馬》中形容，如果柯基狗是寵物的話，女王則把牠的馬當成了可以喃喃私語的夥伴摯友。

在疫情期間，不少英國人因長期居家，飼養寵物的愈來愈多，導致寵物一度供不應求，售價也隨之大漲，比如狗的價格從以往每隻狗賣五百英鎊，急升至每隻二千英鎊，而且有價有市。有專家解讀說，人們無非是害怕孤獨，希望有寵物來陪伴，《萬物生靈》爆款是同樣道理。

《萬物生靈》的製片人科林·卡倫德也認同，約克郡小鎮成了觀眾逃避疫情的樂土。「我們會發現人和動物之間的羈絆是那樣可貴，對生命一視同仁的尊重和愛，拯救了牠們，也救贖了我。」

時只剩下了兩個人。

俗話說，「冬練三九，夏練三伏」。雖說南方的冬天在冰點之上，但每天早上從溫熱的被窩裏爬起來，投身到接近零度的寒風中，還是需要有一定的毅力與恆心。我與一個姓蔡的同學是最後剩下的兩人，每日早上，我跑過他家門口，然後兩人結伴而行。除了下雨天外，無論春夏秋冬我們都堅持晨跑，一直跑了四年，直到我們中學畢業。後來，那位蔡姓同學高考得中，後又繼續深造，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了生物博士，現在是美國大公司的高級工程師。而我也考上了大學，混了個博士學位。

到香港工作之後，晨跑就變成了記憶。香港馬路窄，車輛多，空氣差，不適宜晨跑。香港人流行的是「行山」。香港到處有山，港島有太平山，九龍有獅子山，離島有大嶼山。來到香港，我就知道獅子山是香港精神的象徵。香港人開口閉口就是說，我們香港人有「獅子山精神」。因為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港電視台一直在拍獅子山的故事，其中最著名的電

視劇，就叫做《獅子山下》。這部電視劇，描述的是香港人的日常生活，劇情貼近港人的親情、倫理道德，以及一些社會熱點事件，深受港人歡迎。這劇表現的是，在現實生活中，香港鄰里、親朋之間的和諧、溫馨，還有咬著牙迎難而上的拚搏精神。但是，我在香港住了幾十年，因為多在港島、新界居住，甚為遺憾的是，至今還沒有登過獅子山。

家住港島時，早上有時會去登太平山。太平山的上山步道修得很好，台階是石板砌成，上山路面上則鋪了瀝青，路旁的水溝也保養得極好。每隔一段路還設有一張石櫈，供登山者坐下休息，欣賞山景。上山的步道有專人維護，每次上山時路面都是打掃得乾乾淨淨，見不到落葉鋪路的現象。太平山頂更是遊客必到之地，除了有各種旅遊商品出售外，中餐、西餐、咖啡室、日本料理、泰國菜等，選擇甚多。在太平山登山，你只要隨身攜帶一瓶水就可以上山了。到了山頂，你完全可以挑間餐廳，吃飽喝足，吹過冷氣，然後再慢條斯理地欣賞山景，踱步下山。

搬到了愉景灣，雖然窗外就是南山，但是歲月不饒人，登山來回要一個多小時，我已經力不從心，只能望山興嘆「悠然見南山」了。在愉景灣的日子裏，有時我早上起床望向窗外，在南山樹叢間的小路上，多次見到兒子、兒媳，背着背包帶著孫女往山頂上攀登。望着他們越來越小的背影，我想起了「獅子山精神」。這個具有香港特色的拚搏精神，還包括以家庭為核心的互相包容、相互扶持。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奮鬥精神，成為香港人的特點之一。

如今已是暮夏，「林花謝了春紅」。晨練歸來，朝陽初升，在柔和的陽光下，看到花瓣離開花朵飄逸的瞬間，我似乎聽到了夏天紫荊花開放的聲音。其實，人會老是歷史的必然。老了跑不動了，還可以走一走，生命在於運動。早上散步，置身於綠色樹叢間，呼吸着新鮮空氣，驕陽初上，處處鵝黃，滿目生氣，仿若進入青春的盛宴，綠蔭的海洋。正如毛主席詩曰：「東方欲曉，莫道君行早，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風景這邊獨好。」

人與事
魯力

魯力